

朝花夕拾

唯愿郑州绿更浓

◆ 卞卡

聊斋闲品

闲思断章

◆ 邵超

好一个“极”字

“极”，一个挺值得玩味的字眼。品来品去，我归纳“极”字，至少能给人带来六点思付：

“极”是目标。极有“最高的，最终的”解释，还有“最高准则、标准”之意。所以“极”总是和目标联在一起，如“终极目标”。人活着不能失去目标和标准。因为目标是动力，没有动力的人才步履维艰；因为标准，是衡量一个人优劣的依据，没有标准的人生就是无的放矢。“极”用其独有的魅力和诱惑，呼唤着我们去追求、去冲刺、去登顶。

“极”是向往。向往不一定是收获，也不一定是拥有。我们可以极望，尽目所见，放眼远望；我们可以深探，极本穷源……都在催促我们，要努力，要发愤啊！

“极”是收敛。登峰造极有风险。在风险面前，我们有必要低一低头，撒一撒手，退一退步……少放纵，多敬畏，有所顾忌，有所收敛，才是人生正道。在疾步前行的间隙，长享短憩，回一回路，驻一驻足，若即若离，甚至偶尔庸常一些，糊涂一些，颓废一些，也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。

“极”是适度。任何事情都有个度。这个度就是：适可而止。一个人不能走极端，更不能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事情做绝了，就会适得其反。事物发展到过了头，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月满必亏……揭示的都是这个道理。

“极”是完美。否极泰来，逆境达到极点，就会向顺境转化。噩运到了尽头，好运就会到来。竭尽全力，把事情做到极致，不就是一种完美吗？极力克服缺陷，朝着明天超越前行，力争生命无缺憾，不就是一种圆满吗？

做一个善良的人
善良的人，几乎优于伟大的人。咀嚼着雨果的这句话，我寻思——不能伟大，我们却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。

伟大难。有人这样解释“伟大”：品格崇高；才识卓越；气象雄伟；规模宏大；超出寻常，令人景仰钦佩。纪伯伦说，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：一颗心流血，另一颗心宽容。伟大的门槛很高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得去；伟大的条件很多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。所以，人人都可以敬仰伟大，却不可能人人都伟大。

善良也不易。有人这样解释“善良”：心地纯洁，纯真温厚，没有恶意，和善，心地好。雨果说，善良是精神世界的阳光。莎士比亚说，善良的心地，就是黄金。人人都可以向往阳光和黄金，人人却不可能成为阳光和黄金。一个人善良一时容易，善良一世却不容易。

伟大和善良并不矛盾。伟大的人不是轻视善良，伟大的人首先必须善良。克林凯尔说，真正的伟人往往是平凡的，他们的行为既不做作，也不虚饰。托尔斯泰说，没有单纯、善良和真实，就没有伟大。反过来讲，善良的人可以是伟大的人，也可以是普通人。

善良优于伟大。卢梭说，善良的行为为一种好处，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，并且使它可以做出更美好的行为。既然善良让灵魂变得高尚，既然善良是美好的行为，既然善良优于伟大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善良呢？愿善良之光，处处闪烁，永不熄灭！

不崇高，却能从容摆脱低下和渺小，因为我们善良。
不伟大，却能坦然赢得鲜花和喝彩，因为我们善良。

我在郑州栽树，是在1956年以后。1953年夏，我考入省立郑州二中，校址在大同路东段北向的弓背街上。那是一条小街，整条街上基本没有树，只有学校门口有一棵还算高大的榆树。周围其他街道，比如大同路、德化街、钱塘路、操场街、乔家门、解放路、西大街等都没有树，除了破旧的民居和略作修饰的店铺，看不到一点点的绿。

1954年秋季开学，学校搬迁到京广路，即现在的郑州四中校址。学校对面是蜜蜂张村，印象中村中也没有树，只有校门斜对面有一片树，却是一个坟场。校园内原来也有坟墓，因盖学校，坟迁走了，留下几个墓穴，还有残留的棺木碎片，看到那坟那墓穴，因年龄小，我有点怕，晚上曾多次被噩梦惊醒。学校组织学生美化校园，平了墓穴，在校园内修了几条小路，两侧栽了冬青，但没有栽树。

学校西边是金水河，那时河里有水，还很清澈，岸边有柳树，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在河边洗衣服，将湿衣服晾在河边草地上，然后坐在柳树下聊天纳凉。

1956年夏初中毕业，按我的家境境况，继续读高中困难很多，我报了三所技校，想着早点就业。不料，班主任

老师突然找我，说根据我的学习成绩，以及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“三好”学生，学校决定保送我上高中。说着，把郑州第三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。我做了解释，但无用，无奈拿着“通知书”回家了。秋季开学，我去“三高”报到入学，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与栽树开始了缘分。

1954年，省会由开封迁郑，在那之前，原行政区一带多为庄稼地，因为省直机关多安置在那里，便规划了多条道路，最宽最长的当属金水路和人民路。郑州第三高中（后改为郑州十一中）坐落在人民路中段东侧，虽然铺了柏油，中间还修了花池，路两边却没有树。可能是郑州市政的统一部署，我们进校后，在新辟道路两侧栽树便提到议事日程。

我们那一届新生，约近三分之二来自农村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较差。学校设有不同等级的助学金，但只能是“助学”而已，于是便主动同有关部门联系，组织学生勤工俭学，周六下午和周日，去饭店择菜刷碗抹桌子，去木材场挑拣木料，去面粉厂扛面袋装车外运，去二里岗火车站仓库为水果分类，暑假去建筑工地和泥搬砖挖地基，

寒假则去栽树。虽然收入微薄，却也给日常零星开支以补贴。

那时，省市当政者似已考虑到未来郑州的绿化问题，已在现在的“经纬广场”专辟了苗圃，培植法国梧桐，并在紫荆山公园刨去野生洋槐树换成法桐，1956年的时候，法桐都长得鸡蛋般粗细了。我们的任务，是在市园林局技术人员指导下，将那些法桐挖出来，装汽车运到金水路、人民路、建设路、陇海路铁路文化宫以西、经五路等，并按一定距离放好，然后进行栽植。从1956年寒假，到1958年寒假，整整三年，我们都是这样干的，直到开学前才回家住几天。庆幸的是，那些法桐都成活了，一天天变粗，枝繁叶茂，几条路有了浓浓的绿荫。

十年树木。几年后，我从学校毕业，不承想又分配到人民路中段东侧一家省直机关，离“我的高中”不足200米。那时的人民路、金水路两侧，已被高大粗壮的法桐占据，树上搭满了鸟窝，夏天藏在枝杈间，叶落后黑乎乎一片，常有成群鹭鸶在树上的上空盘旋，不啻郑州一景。大约在1965年，著名文艺理论家、散文家萧殷从广州来郑，下榻中州宾馆，穿行于金水路和人

民路，对郑州的绿化大发感慨，遂写散文《郑州的绿》，发《奔流》和《羊城晚报》。作者以写意和抒情笔触，极写郑州绿之美，文笔清新，深受赞誉。

再往后，郑州的绿越来越浓了，树一茬接着一茬，都根深叶茂，郁郁葱葱。于是，郑州不仅有了“绿城广场”响当当的名谓，甚至可以说绿在郑州已铺天盖地而来，除了老城区，新辟道路和“新区”处处是绿，绿成了郑州的代名词。

绿是生命原色，象征着青春与朝气，一定程度影响着地域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。多年前的一个初夏，我应邀参加吉林长春的一个散文研讨会，会后，主人安排我们游长白山，从吉林市的山麓进山，驱车20多公里，迎接我们的，几乎全是原始状态的松树和白桦林，空气是香的，甜的，爽心爽肺。对一般城市而言，这样的环境当然无法比拟，但绿是一叶叶张开的肺，这是共识。因而，培植绿色，扩大绿色，保护绿色，既是环保意识的觉醒，又是人们行为的准则。郑州正在阔步前进，绿正在成为大家共赏的主色调，我们要且行且珍惜，让郑州的绿更浓，更出彩！



远瞻(国画) 孙书海

知味

苦瓜

◆ 董全云

记得第一次吃苦瓜，是我十几岁。母亲端上一盘素淡碧绿的菜，我拱上一口，结果苦得难以下咽，差点吐掉。皱着眉问：“这是什么菜啊，这极苦？”母亲说：“这是苦瓜。吃点苦瓜，清淡静心，清热去火。这植物灵得很哩。”就这样，苦瓜以最本色的味道，让我记忆深刻。

一首歌谣说苦瓜：“身子长，个不大；满身长满小疙瘩；有人见了皱眉头；有人见了乐开花。”又有人把人愁苦的模样比作苦瓜脸，读来，也有趣味。

夏末，我在一朋友家看见它。在园子的角落，有细长的苦瓜的秧慢慢攀缘，须蔓袅娜，叶子浓密，小小的黄花或枯或绽，有悬着的苦瓜置于头顶，累累果实，颇有美感。光影斑驳，随风舞动。朋友说：“夏日傍晚，可坐在苦瓜藤下，喝茶读书，清凉爽沁，更有苦瓜的清苦味，宠辱皆忘，世外桃源也。”

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是皇室后裔，后来出家当了和尚，法号“苦瓜”。他的画奇险润秀，笔墨里含着苦涩。这个苦瓜和尚曾在南京做过长干寺主持，后来归隐扬州，以卖画为生。据说他餐餐不离苦瓜，甚至在案头供佛朝拜。苦瓜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个禅字。他逃于禅，而隐于画，云游四方，浪迹天涯，颇有独来独往、不随俗流的傲气。晚年，他著有《苦瓜和尚语录》，成为画界学习的瑰宝。

女儿有次上火，口舌生疮。我买来苦瓜，凉拌。哄着她吃了两次，嘿，好了，还不用吃药。

在赤橙红绿颜色各异的菜蔬里，苦瓜就像一个清淡的隐者。它把土地的滋养、阳光的沐浴，慢慢收集，静静地开着黄花，静静地结自己的果实，它丑，满身疙瘩瘤，独酿出一份安静的苦味，单食瓢饮，不急不躁，粗茶淡饭一样过自己清苦的日子。

沈嘉禄在《苦瓜的真味》里写道：“吃苦肉丝，挟了一筷子尝尝，苦！果然不虚传，但匆匆咽下后，却觉得有一丝甜意回上来，并令两颊生出不少津液，十分爽快，于是忍不住又挟一筷细细咀嚼，方体会到苦瓜的用心，以苦味消暑祛湿，却不忘留下清甜的味道。”

苦瓜，脾气深沉淡泊，像古人说的“良药苦口”。苦，苦口苦心，苦肠胃。一路苦下去，五脏六腑里的污浊，被苦涤荡干净。它是真正的“嘴苦心甜”，就像一个人，说话耿直，不计后果，却怀揣一腔甜美，心地极为善良。它苦，却不希望别人苦，所以在有它参与的菜肴里，它不会将自己的苦味传递、渗透，哪怕一点点。

新书架

《石碾滚干爸》：乡土里满溢醉人诗情

◆ 龚军辉

葛水平回忆童年及其乡村感悟的散文集《石碾滚干爸》，和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具有太多的相似性：都是用史官兼闲人的视角诗意地描摹村庄的草木生物及其自然环境，并由此感悟人生，带有显然的乡村哲理诗情，而整体文本又素朴、深沉，其旁带的孤独感和苍凉感从而更为突出。但不同的是，刘亮程笔下那新疆狂沙扑面的粗犷、生存艰难以及因此造就的生存搏杀，没有烙印于《石碾滚干爸》中，相反，山西窑洞里外的童年生活却发诸作家笔端，那份淡定、从容、满足以及气定神闲流溢满篇，更多一份真挚与关怀之意。

《石碾滚干爸》分为四章。第一、二章可谓“童年人事”，叙述了作家在贫瘠而富有的乡村安逸里活得从容

自足，无论对于炕的深刻记忆、干爸做二胡打蛇相关的凄美、与秋霜顶着寒风去公社购买烧饼回程舔食的酸楚等，都是对乡村幸福的定义与勾勒。第三、四章可谓“童年体悟”，抒发了作家那平凡而深刻的乡村记忆中成长的自然丰盈，她不仅从乐器里及早体味到了幸福的节拍、从大地与马的依存里升华了人生的旅长、从看戏的时光中阅读到了人生道路。从黄草纸的记录内看出了文化的内敛。

葛水平写人与事的拙朴、天与地的融汇、景与情的结合，都是出于其本性的坦然，甚至是一个农民般的皈依与崇拜。她与山神凹的水乳交融、互相渗透而又相映成景，令人羡慕——故乡不只是她创作的根与源泉，也是激励她远行的动力与精神支柱。

现场所有的观众，都因为这位母亲自责的哭声而心痛着。幸运的是，这个故事结局还算圆满，因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，真的帮这位妈妈找回了女儿，观众们也都陪着她们母女流下了欣慰的泪水。

当妈妈紧紧抱着女儿，再次哭着说：“都怪妈妈没本事，把你丢了这么多年……”这时，主持人忽然说了一句话：“大姐，您不要自责了，妈妈不会所有的本事……”

这句简短的话，同样打动了坐在电视机前的我。是啊，年幼时，当懵懂无知的我们，要吃要穿要玩，妈妈总是点头答应，尽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似乎无所不能。但是，妈妈也是普通人，她不可能所有的本事，就像这位目不识丁的妈妈，因为忘记了找回女儿的路，一辈子都活在自责中。

我想，万一这一次寻人失败，节目组没能找回丢失的小女孩，她的丈夫和家人们，包括观众朋友们，也应该用原凉来温暖这位妈妈流泪的心。因为，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样，妈妈的能力有限，她不会所有的本事，我们也不会。

母爱深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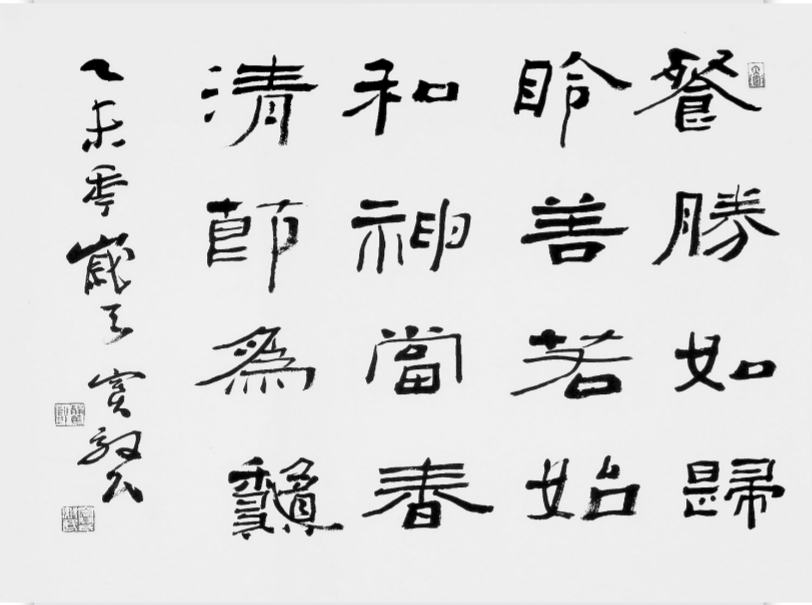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不会所有的本事

◆ 张军霞

“我们要回家，放我们走！”她跑到窗前哭喊，换来的不是同情，而是男人的拳打脚踢。接下来的很多天，她天天搂着女儿以泪洗面。一天晚上，男人喝醉酒忘记了锁门，她瞅准机会，背起女儿就跑。

天黑，她又不认识路，跑出去没多远，就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，女儿的哭声，很快引起了村民的注意，男人也闻声追了出来，一顿拳打脚踢之后，又把她们母女锁了起来。

此后，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她多次试图逃跑，每次都因为女儿惊恐的哭声被发现了。最后一次，她又要偷着跑，反锁上了女儿多次，没想到胆小的孩子还是又哭了起来。万般无奈，她咬咬牙放下女儿，独自逃入茫茫的



餐胜如归，聆善若始，和神当春，清节为秋(书法) 姚效民

那年夏天，一个很普通的日子，她去小镇赶集，九岁的小女儿一定要跟着妈妈去。她买完日用品已经中午了，天气炎热，女儿的小脸被晒得通红，嚷着要吃一碗凉粉。

她拿出五角钱，为女儿买了一碗凉粉，没想到孩子只吃了两口，就嚷着说不好吃，把碗筷丢到了一边。“你这丫头也忒任性了，要吃凉粉，买了又不吃！”她嗔怪着女儿，因为舍不得浪费，就自己拿起筷子吃起来。

她吃得很快，心里想着把凉粉吃完了，赶快带女儿回去，家里还有一大堆活儿呢。可是，一碗凉粉没吃完，她就感觉眼前一黑，忽然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完全陌生的屋子里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正盯着她看，女儿则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
“这是啥地方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她搂着女儿惊恐地问。“这是我家，你们被别人卖到这里来了！”男人答道。“不，我们要回自己的家！”她挣扎着站起来，却又因为头痛欲裂跌倒了。“别做梦了，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吧，我可不能白花线！”男人冷冰冰地说，他转身出去，顺手把门反锁上了。

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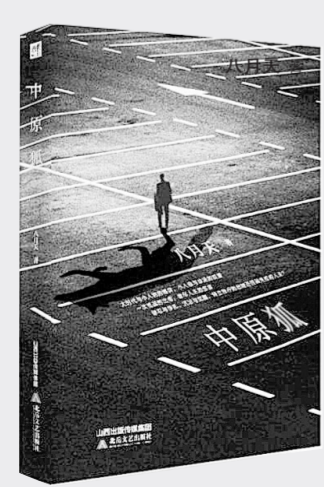
亮完全康复，除了留下几处疤痕，身体一切功能如初，跟受伤前一样聪明伶俐。

42

迪厅事件的后果并没有宋书恩想象得那么严重，特别是他担心的关于他胆小退缩的传说，一点也没有影响谷总对他的关爱。调动手续继续办理，他的工作也没有变动。而且，为了他们不再惹是生非，谷总直接操作，给在省委党校当书记的老同事打了招呼，让他们都报考了在职研究生。党校的研究生虽然不颁发学位证书，但也是充电、镀金的机会，学历在党政部门也认可，提拔、评职称都管用。

正式调入手续办完不久，就很快明确他为《零度中北》编辑部主任，主持日常采编工作。

《零度中北》的规格相当高，属于保密内参，秘密级，由分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副书记任理事长，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任副理事长，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有关领导任理事，谷总任编委会主任、主编，日报社的一个副总编任编委会副主任、副主编，还有包括林总在内的十几个编委成员。



口，从医院出来便到派出所报了案。事后，宋书恩真是后怕。谷小亮是谷总弟兄几个唯一的男孩，肩负着谷家的传宗接代重任，从小就跟着谷总，他对这个侄子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还亲。谷小亮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跟关秘书就成了罪魁祸首，怎么做都弥补不了这个过失。谷总是再欣赏他，也会对他产生隔阂，他自己的前途，也许也就到此打住了。

上天保佑，有惊有险，好歹谷小

载

大壮显然弄错了，他有些尴尬，也跟着笑起来，一边笑，一边解嘲：“我真是年纪太大了，年纪太大了，这么重大的事都记糊涂了！”

孩子们笑得更响。大壮挠了挠头皮：“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可是忙得很！”二小说：“当然还有事。大壮同志，我想给你商量个正事。”“正事？打鬼子？”“那当然。”

大壮正经起来：“既然是打鬼子，儿童团长王小二同志，那就请讲！”二小说：“我们儿童团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，都是抗战大事。”

大壮截住二小的话头：“喂喂喂？这不是大事，站岗放哨查路条，这要算大事，那打鬼子才算什么？小事？”

二小说：“打鬼子当然是大事！站岗放哨查路条也是大事。游击队长胡大刀说……”

“喂喂喂？游击队长是胡正强，正确的正，强大的强。胡大刀那是外号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？知道还说外号。‘游击队



长胡正强”，说吧！”

“游击队长胡大刀，外号胡正强……”二小一急，说反了。

伙计们笑起来。

大壮不笑，把头扭往一边，以示不屑：“允许你重新组织一下，再说一遍！”

二小也笑了：“游击队长胡正强，外号胡大刀。胡队长说，最近，日本鬼子派了很多奸细到根据地，想刺探八路军游击队的情报。我们儿童团

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，站岗，放哨，查路条！胡队长说的重要任务，你说是不是算大事？”

“胡队长说的重要任务？”大壮皱起眉头。

“对！”孩子们齐喊。“那就算吧！”

二小得意起来，他看着大壮，提高了声音：“所以，我们想请八路军的通信员胡大壮同志，给我们狼牙口村的儿童团当军事顾问。”

“好——”伙计们拍手称快。“喂喂喂当什么？”大壮认真地问。

“军事顾问啊！”二小看着他。“喂喂喂别慌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是顾问大呢还是团长大呢？”大壮问。

田贵故作糊涂：“你十五他十二，当然是你大！”

“喂喂喂别打岔，我是说，我们俩谁听谁的？”大壮说。

二小说：“站岗放哨查路条，当然是听我的。要是上战场，打鬼子，你经验丰富，还抓过龟孙太郎，当然是听你的。”

“她强可以接受！”大壮有些摆谱，“既然军事斗争听我的，那我就给大家讲几句军事斗争，行吗？”